

中

原

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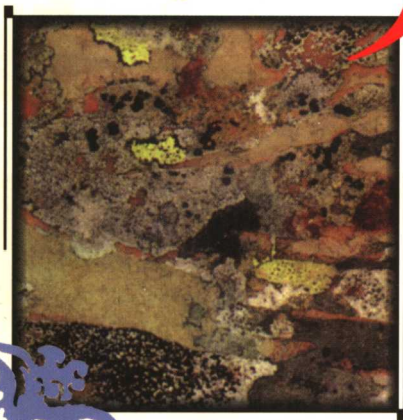
民

出

版

社

中国艺术家 随笔



戏剧·音乐艺术家卷

编著 中国艺术家大随
笔编辑委员会

钱宾音乐艺术家卷

胡可

中国艺术家大随笔编辑委员会 编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艺术家大随笔:戏剧、音乐艺术家卷/中国艺术家大随笔
编委会编. - 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9

ISBN 7-80641-139-9

I. 中… II. 中…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349 号

中国艺术家大随笔

戏剧、音乐艺术家卷

编著 中国艺术家大随笔编辑委员会

责任编辑 王丹 吴丹青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344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641-139-9/I·006 定价:28.00 元

中国艺术家大随笔编辑委员会

选题总策划:王丹 陈先义

顾问 问:季美林 关山月 沈鹏 胡可 谢添

袁晓岑 张治安 刘迅

主编:陈先义 吴重阳 郭光

副主编:吴辅佐 郑荣 刘汉 刘文西 朱国华

韩韵恒 高秀林 张芬芳 易东升 李斌

白洋 赵向毅 李德运 王菡

本卷执行主编:陈先义 吴辅佐 王菡 郭光

著作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聪 丁一三 丁是娥 于蓝 于右任 于非闇 于是之
马可 马玉涛 马思聪 王昆 王培 王澄 王人美
王个簪 王文娟 王学仲 王洛宾 王铁成 王雪涛 王朝闻
丰子恺 毛传书 乌韦·克劳特 方成 方青卓 邓拓
邓散木 艾青 石鲁 卢肃 叶楠 叶浅予 叶恭绰
田汉 田华 白杨 白桦 司徒慧敏 台静农 老甲
老舍 吕远 朱屺瞻 乔羽 华君武 刘汉 刘迅
刘岷 刘炽 刘开渠 刘文西 刘晓庆 刘海粟 齐白石
关良 关山月 汤晓丹 红线女 孙轶青 李桦 李凌
李準 李群 李一氓 李少春 李双江 李可染 李伯安
李叔同 李泽厚 李骆公 李婉芬 李焕之 李瑞年 李魁正
李德伦 吴作人 吴昌硕 吴冠中 吴祖光 言恭达 沙叶新
沙孟海 沙曼翁 沈鹏 沈尹默 启功 张大千 张瑞芳
陈子庄 陈天然 陈方既 陈白尘 陈荒煤 陆伊少 陆维钊
范曾 林凡 林锴 林凤眠 郁风 欧阳龙 欧阳予倩
尚小云 金山 周桓 周而复 周汝昌 周信芳 周韶华

洗星海	郎绍君	赵丹	赵燕侠	胡可	胡小石	胡松华
胡洁青	柯灵	钟惦斐	侯喜瑞	俞振飞	费新我	贺天健
贺绿汀	秦怡	袁文殊	袁世海	袁运甫	袁晓岑	夏衍
贾浩义	钱君匋	钱松岳	徐玉兰	徐悲鸿	翁偶虹	高二适
高冠华	郭沫若	凌子风	凌叔华	黄胄	黄绮	黄裳
黄惇	黄永玉	黄苗子	黄宗江	黄宗英	黄宾虹	萧劳
萧娴	梅兰芳	梅墨生	曹禺	戚雅仙	常香玉	崔子范
康有为	章士钊	章祖安	章炳麟	盖叫天	梁启超	斯琴高娃
董寿平	韩天衡	韩尚义	程砚秋	傅全香	傅抱石	舒绣文
鲁迅	游寿	谢晋	谢瑞阶	谢稚柳	蓝天野	詹同
新风霞	廖静文	颜文樑	潘虹	潘天寿	潘伯鹰	潘絮兹
魏喜奎						

序 言

不同的人,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观察,总有着不同的视角和思考。因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甚至千差万别的看法和观点。诉诸文字,也便有不同的表现方法和表达方式。因而创造出风格各异、千姿百态的文章,给人以多层次的思想启迪和艺术感悟。

艺术家亦然。他们以不同的艺术触角关注和感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即如画家之注重色彩,书法家之注重线条,戏剧家之注重场景,音乐家之敏于音响与节奏,等等。他们的文章,也便各各不同,具有自己广泛的领域和独特的色彩。可以说,比一般文学作家的作品,或能更少文学戒律的束缚而更自由驰骋、更富真情实感、更加绚丽多姿,而造就一个独树一帜的文学艺术天地。基于此,《中国艺术家大随笔编委会》决定编辑《中国艺术家大随笔》套书。该书的作者阵容严整强大,均为各艺术门类的泰斗、大师、精英人物。全书集二百余位名家的“大块文章”,以各自不同的角度,让读者领略艺术家们的文学风采。为读者开拓了一个新的美学境界,打开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较好地满足了读者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和美学享受。同时,填补了一项文化类出版物的空白。当然,

《中国艺术家大随笔》的选编未必尽善尽美,难免有遗珠之憾。

尚祈作者、读者谅之!

中国艺术家大随笔编辑委员会

1998年8月

目录

序 言 1
戏剧艺术家	
郭沫若	新缪斯九神礼赞..... 1
梅兰芳	我演《游园惊梦》..... 11
常香玉	一个演员的光荣与感激..... 32
李少春	新——关于表演问题的通信..... 38
	学习师门艺术,继承优秀传统..... 46
周信芳	谈《澶渊之盟》的三个人物..... 53
曹 禺	红杏枝头春意闹..... 71
吴祖光	后台朋友..... 77
尚小云	永远记着您的勉励..... 89
红线女	我对运用传统艺术技巧的看法..... 95
于是之/ 乌韦·克劳特	曼海姆民族剧院及其他..... 100
陈白尘	忆鸭群..... 107
魏喜奎/周桓	宋转转与“转转腔”..... 126

俞振飞	在香港演出的杂感·····	129
新凤霞	过年·····	135
	姑妈·····	137
夏 衍	长途·····	141
田 汉	白梅之园的内外·····	175
王文娟	回忆在朝鲜演出的日子·····	190
欧阳予倩	看川剧《打神告庙》·····	194
程砚秋	西北戏曲访问小记·····	200
徐玉兰	我演贾宝玉·····	208
戚雅仙	我的学艺生涯·····	220
傅全香	演《情探》 忆田汉·····	231
老 舍	由三藩市到天津·····	239
盖叫天	鸡、鹰、仙鹤和骆驼·····	247
丁是娥	从小飞娥到林佩芬·····	254
丁一三	云雀族老人·····	265
赵燕侠	关于京剧唱腔中吐字收音的一些体会 ·····	270
翁偶虹	我与程砚秋·····	278
侯喜瑞	谈曹操戏·····	296
王 培	“画龙点睛”——学艺札记·····	309
	“迷”·····	314
胡 可	读剧札记·····	317
袁世海	京剧花脸的广阔前途·····	334
音乐艺术家		
冼星海	给母亲的信·····	339
马思聪	精益求精·····	345

刘 炽	田方的人品与艺术品·····	349
王 昆	同喜儿又生活了一次·····	357
李焕之/李群	缅怀音乐大师冼星海·····	362
贺绿汀	谈谈民族音乐问题·····	367
李 凌	音乐的民族风格杂谈·····	384
马 可	花儿吐芬芳·····	390
吕 远	庐山玉渊潭纪实·····	394
马玉涛	一辈子为指战员歌唱·····	399
卢 肃	关于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403
王洛宾	最大的岩石也是由细沙结成·····	409
李德伦	捷克交响乐团音乐会听后·····	414
乔 羽	中州神韵·····	418
	既“俊”且“糯”的苏州歌舞·····	420
胡松华	“书歌同源”我见·····	424
李双江	以声传情,以情立声·····	427

新缪斯九神礼赞

郭沫若



去年12月29日文协有一个辞年晚会,我本来决定要去参加的,但把日子记成30日去了。30日的清早一看报,才知会已经开过,使我怅然若失。关于“胜利前后到现在的文艺工作的观感”,好些朋友的宝贵意见,我失掉了听取的机会,实在是非常遗憾。

我自己本来也准备着想发表一些“观感”的,今天我把它写在这儿。

我首先要谴责我自己。在这一年多来,我在文艺工作上的努力实在太差,自己深深地感觉着惭愧。前些时候在《文汇报》的“史地”栏内,看见一位署名“日本”的先生批评到我,说谁也得承认郭沫若在近年来没有多大的进步。我真感谢他,他真是说到我的短处。认真说,我自己是比谁也先得承认,我近来实在是没有多么大的进步的。

还有一位“自由主义”的教授，听说一提到我便摇头，因为我去年曾经“飞莫斯科”，更成为了他的摇头材料。我看到好些朋友为这事替我不平，其实是大可不必的。我要更坦白地说一句，我对于自己也时常在摇头，而且一定比任何教授更摇得厉害。不说一年来毫无成就，就是我一辈子到底又成就了什么？真是可怜得很！幸好我还不致坐井观天，因为我也到海里去游泳过一下。我知道井外的天地还宽广得多，而在那宽大的天地里面无数的大星小星实在光辉夺目。“飞莫斯科”在我倒也同样是一件遗憾，因为自己的本领太低，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更学进步一点，写些可以见人的东西出来。

我倒也并不想故意自谦，借这个我们东方人所特别夸耀的“谦虚”美德以掩盖自己的怠惰和空虚。确实地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是不屑于自我宣传，但也无须乎自我贬责的。我的努力不够，我得承认，但我也并不想宽大到让时代和环境的罪过，也要由我来负责。“胜利前后到现在”的这一两年到底是什么时代呢？而我们所处的又是怎样的环境呢？费巩教授的下落至今都还不明，李公朴、闻一多的血还没有干，三千万的饥民应该还没有饿死完，蔓延了十九省的内战每天每月不知道要杀死几千几万的同胞，只要不是白痴，是谁也认得清楚！

漂亮的四项诺言我自己的耳朵亲自听见宣读。政协的五项决议有一部分我自己的手亲自参加过草拟。这些都吹掉了。沧白堂的石子，较场口的铁棒，我自己的头亲自挨过。民主报的捣毁，新华日报的捣毁，我自己的眼睛亲自看见过。由重庆的五百块钱一斤、到上海的四千块钱一斤的猪肉，我自己的嘴亲自吃过。打风遍天下，6月22日下关车站打人民代表，12月1日上海围剿摊贩，不佞也躬逢其盛。在重庆，我看见当局宣布废除了将近五十种的束缚人民权利的法令，到上海我又看见当局宣布了禁止将近五十种的呼吁民主和平的刊物，我看见《消息》被迫停刊，《周报》被迫停

刊,《民主》被迫停刊,《群众》《文萃》不准在街头贩卖,还未出版的《文群》在胎中遭了禁止。这到底是什么时代,怎样的环境呢?我想这样说,大概总不会过分吧?我想这样说——这是零下三十五度的政治冬季,而且是冰雪满地的岩田。我自己没有住在温室里面,敬谢不敏,实在发不出芽,扎不起根,还不忙说开花结实。

然而我这样说倒也并不是想替我自己解嘲,而是想提醒我自己对于更坚毅倔强的朋友们的认识。就这样零下三十五度的政治冬季的雪地冰天,而多数的朋友们仍然在不断地生产。小说方面的骆宾基,路翎,郁如……谁个能够否认?诗歌方面的马凡陀,绿原,力扬,……谁个能够否认?戏剧方面的夏衍,陈白尘,吴祖光……,谁个能够否认?批评方面的杨晦,舒无,黄乐眠……谁个能够否认?这些有生力量特别强韧的朋友们,他们不仅不断地在生产,而且所生产出来的成品那样坚强茁壮,经得起冰风雷雨的铲削。这是使我得到无上安慰的地方,我们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和环境还能有生存的兴趣和精神,就是这些类似超人的朋友们所给予我们的。

还要请容恕我,关于所谓文艺的范围,我不想把它限制在诗歌、小说、戏剧、批评里面,虽然现今的文艺朋友们,尤其是搞小说的少数温室作家,他们把文艺的圈子画得很紧,除掉自己的小说之外差不多就无所谓“创作”,他们藐视诗歌,抹杀批评,斥戏剧为“不值一顾”。文艺的天地更要广泛,希腊的缪斯九神里面,本有司历史的克略女神(Clio)和司星宿的优罗尼女神(Uronia)我们可不要忘记。我们中国的传统也有和这类似的精神,我们向来不是把左邱明、庄周、司马迁那样的思想家和历史家,也和屈原、司马相如一样,作为文学家在看待吗?假使我们这样把文艺的圈子放宽,那我们还有的是朋友值得赞叹。在古代研究方面的杜守素、翦伯赞、侯外卢,我们不能忘记。在现代研究方面的华岗、胡绳、于怀,我们不能忘记。

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他们正是今天的左邱明、司马迁，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文艺形式是随着时代进化的，今天以小说称雄的文坛，在中国明清之际以来，在欧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缪斯九神里面虽然有司叙事诗的女神珈略普(Calliope)，并无小说娘娘的存在。新闻记者的报导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把现实抓的那么牢，反映得那么新鲜，批判的那么迅速！它们成为了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每天清早和晚上，就像中世纪的人要受到神的启示一样，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的启示的。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够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有哪一位大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样广泛？我要赞扬一年多来的进步的记者朋友们。他们真是今天的珈略普，他们的精神反应真有如电光石火。任何危险的场合都有他们的参与。挨打，流血，坐牢，生命，哪一样没有他们的份？他们的文学倒真真正正是用血写出来的！一年多来的文艺上最高成就应该属于记者。这样的朋友们，恕我把名字写不完，写不完，那真是满天星斗。

和新闻记者一样，我们要礼赞漫画家。特别在这两年，漫画界朋友们的努力是怎样惊人啊！他们的脑筋是精神上的原子弹。别的地方暂且不说，上海的几份进步的民间报纸和杂志，有哪一天哪一期能够离得开漫画？漫画不仅等于我们的烟，我们的茶，而且等于我们的饭了！我佩服那机智的锐敏，深刻，丰富而健康。我惊讶于出版家们为什么没人收集起来出它几部“漫画大全”，那应该是可以使不识字的大众读者们把它当成食粮的！

木刻家的刀，暴风大雷雨时的闪电，划破了黑夜的太空，就是帮凶和帮闲，也得看见了那炫目的光芒。木刻家们的辛苦，可庆幸的是已经赢得社会的重视了。“抗战八年木刻选集”一书是这辛苦的结合。这从将近一万份的作品中选中的一百幅，真可以算得极严格的选择。但我敢于相信，这样的严选仅是由于出版上的困难。“选集”出版的方针是以上层和国外的阅者为对象，版本务求精良，

因而成本也就自然增高,这便产生了那样严格的甄选。假使把对象掉换成人民群众,像街头出卖的连环画那样,廉价印行,就把一万张全部印出来,应该也不会怎么困难的吧。可惜没那样,使帮凶们也寒一寒胆!

戏剧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他们的辛酸在温室作家们当然是连做梦也想不到,在战地服务的工作者不少已经在前线上作了神圣的牺牲,更有不少人受过縲继的痛苦,有的在胜利后被解散了,至今多流落街头,有的虽然被羁縻着,而衣不能暖,食不能饱。在城市服务的工作者,在杀人的苛重捐税与无形的检查制度下,拖着沉重的高利贷,作朝不保夕的滴血的奋斗。有人在作漫无责任的放言,说“不值一顾”,倒是事实,在温室中娇养惯了的名花哪里会知道雪地冰天的惨酷。然而松柏依然是森森的,他们并不希罕你名花们的“一顾”。

音乐家的声音,近来是特别地消沉了。不幸的音乐家们,他们的际遇似乎特别悲惨。抗战前,聂耳死于海;抗战以后,黄自死于病,张曙死于敌机轰炸,任光死于江南围剿,冼星海死于流亡。但他们真是死了吗?音乐的声音沉没了么?不!是他们和其他许多还在苦难中坚毅撑持的朋友,使中国在这个无声的沙漠里,卷起了抗战歌曲的洪流。那声浪留存在千千万万人的心中,谁能够消灭了它!《黄河大合唱》、《民主大合唱》,在人人的心中作着无声的怒吼,一旦爆发了出来,是会塞满全中国太空的。出卖祖国出卖灵魂的人们,就深怕听这民族灵魂的呼号,然而你能禁止得了吗?

我虔诚地敬礼着这些朋友,这些温室之外的小说、诗歌、剧作、批评的文学上的朋友,从事于古代和近代的史学研究的朋友,新闻界的朋友,漫画木刻界的朋友,新音乐界的朋友,戏剧电影界的朋友。朋友们哟,我想称颂你们为“新时代的缪斯九神”,你们真以超人的努力,克服着当前的超级地狱,而在替我们播着火种,说你们没有货色拿出来见人者,那是帮凶者的诬蔑!但你们受着这样诬

蔑,也正是你们的光荣。目前是一切价值倒逆的时候,鹿是马、马是鹿,黑是白、白是黑,有是无、无是有。你们没有货色可以见王公大夫的“人”,而你们尽有洪水一般的货色可以见人民群众的“人”。我礼赞你们,感激你们,是你们给与了我以温暖,以勇气,以鼓励,使我还能坚持着,不至成为丧失了生命力的僵尸。是你们给予了我以崇高的模范,使我想抖擞起我的精神,为人民大众服务,服务到我不能再服务的一天。

我要承认,我生前曾经保持着一个生活的原则,便是遇必要时保持沉默,遇必要时“有所不为”。我也并不是想“明哲保身”,而是认为沉默也是一种武器,我是相信着“有所不为而又可以有为”的。我是生于四川,而且是拿着笔杆活动的人,四川出产的古代文人向我提示了一个殷鉴,使我自己怀着一个戒心:便是“不要做扬雄”!到今天为止,或许我也可以向我们的缪斯九神,向我们的人民大众差告无罪,我虽然没有什么值得奉献的作品产出,然而我幸得还没有把我自己造成为一个“扬雄”。这个可能的危险,在我从事文笔活动以来的二十几年的当中,并不是没有接近我的机会,然而我兢兢业业地把它避开了。我今天似乎可以相信得过我已经是有了免疫性的。

但到了今天,我却深切地感觉着,那样的生活原则是太消极、太自私、太小资产阶级的了。我不能光是“不要做”,而是应该“要做”。譬如就是做歌功颂德的杨雄吧,我假如做人民群众的杨雄,又有什么不可?我是应该歌人民群众的功,颂人民群众的德的。人民群众才是我们至高无上的宙斯大神,我们之得以维持着一线的生存而直到今天,实在是他的恩惠。我们的新缪斯九神,你们也是受了他的庇荫的,无论你们是已经知道或许还不曾知道。你们的活动曾经奉献了他来,今后也会更专心诚意地向他奉献。我要跟着你们,做你们的尾巴,努力向你们学习,更努力向我们的宙斯大神学习。漫画、木刻、音乐是我所不能做的,戏剧电影的导演和

演出也非我所能,但我能写诗歌、小说、剧本、批评。或者我可能把我的力量专门贡献于史学。假如有机会飞,我还是要飞的,尤其“飞莫斯科”。我并不怕教授们向我摇头,我只怕的我自己向我摇头,怕我的新缪斯九神们向我摇头,怕人民向我摇头,我假装的努力到使教授们把头摇断,那是最愉快的事。

我依然会在这冰天雪地中挣扎,我要扎根,我要发芽,我要开花结果。这儿是我的现实。我可能也还要为红白喜事奔走,只要和人民大众有关的红白喜事也就是我的现实。我听见有声音自温室中来:“从现实学习”吧。这是很中听的声音,虽然温室中的“现实”不是我的现实,而温室中的“学习”不是我的学习,但我还是喜欢那个中听的声音。谁个又能够否认?那温室中的花草们毕竟是可怜的呢?他们也有他们的“岗位”,让他们去独自欣赏,或为所憧憬的对象们所欣赏吧。从石榴裙下的坦实去学习拜倒,从被窝中的坦实去学习自渎,那是不同乎流俗者的自由。至少在这一方面我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我是不愿意侵犯别人的自由的。然而我敢于自信,我以前虽然毫无成就,主要的原因大约也就是由于我的“有所不为”,而我今后却是要“有所为”了。严寒的冬季也不会那么太久的。有我们的新宙斯大神在上,有我们的新缪斯九神在旁,谁能量定我就得不到他们的加被,使我也得到不断的新的“灵感”?

我要毫不容情地清算我 1946 年前的一切,而勇敢地迎着 1947 年的今天和明天。

【郭沫若】 (1892.11.16—1978.6.12),杰出的作家、诗人、剧作家,著名学者、书法家、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乳名文豹,原名郭开贞,曾用名郭鼎堂,曾用笔名麦克昂、易坎人、石沱、高汝鸿、谷人、羊易之等。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人。幼时曾受封建的家塾教育。1905年考入嘉定县高等小学堂,两年后升入嘉定中学堂。其间耽读林纾译的《迦茵小传》、《撒喀逊劫后英雄略》及《西